

# 天罗地网

——国际刑警组织重大案例选



群众出版社

# 天罗地网

——(国际刑警组织重大案例选)

王国森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天罗地网**  
——国际刑警组织重大案例选  
王国森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03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3067·359 定价：2.60元  
ISBN7-5014-0119-5/D·75  
印数：00001—22000册

## 译者的话

本书叙述的三个重大案件均选译自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刑警组织调查记实》一书（1983年6月巴黎版）。原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让·内波特为该书的选材提供了不少帮助，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这些真实案例的素材源自国际刑警组织的档案材料。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某些人名，如有些罪犯、幕后策划者、受害者的姓名，依然在职的各国国际刑警组织官员，作了更改；一些公司、机构和地名，亦作了改动；有些情节作了删节。

为了对付机动性日益加强的跨国犯罪活动，这个“没有国界的警察”机构于1914年在摩纳哥问世。接踵而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刚建立的国际组织的活动陷于停顿。战后，在维也纳成立的“刑事警察国际委员会”只有7个成员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显示出的该组织的活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1938年时，有34个成员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该国际组织的活动再次中断。

1946年，一切只得再次从零开始。17个国家的代表团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集会，决定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其会址定在巴黎。十年后的1956年，“刑事警察国际委员会”易名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它是各国刑事警察部门合作和

联系的一个国际组织，是收集、掌握和研究国际犯罪对策的中心。国际刑警组织负责各成员国之间的情报交换；搜集各种刑事犯罪案件及罪犯指纹、照片、档案；通缉追捕重要罪犯和引渡重要犯罪分子；编写有关刑事犯罪方面的资料。该组织设有电台发射系统，同有关国家保持经常的通讯联系，并组织国际追捕。目前，该组织的成员国已达138个。我国于1984年加入国际刑警组织。

书中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宗旨，组织机构，工作方法作了穿插介绍。

阅毕掩卷，读者自然会对跨国犯罪活动的特点有所了解，对各国警察部门之间的协调作战，相互配合破案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对人们提高警觉，也不会没有裨益。

## • 天罗地网 •

---

### 目 录

海滩上的凶杀案  
诺埃尔·贝克………( 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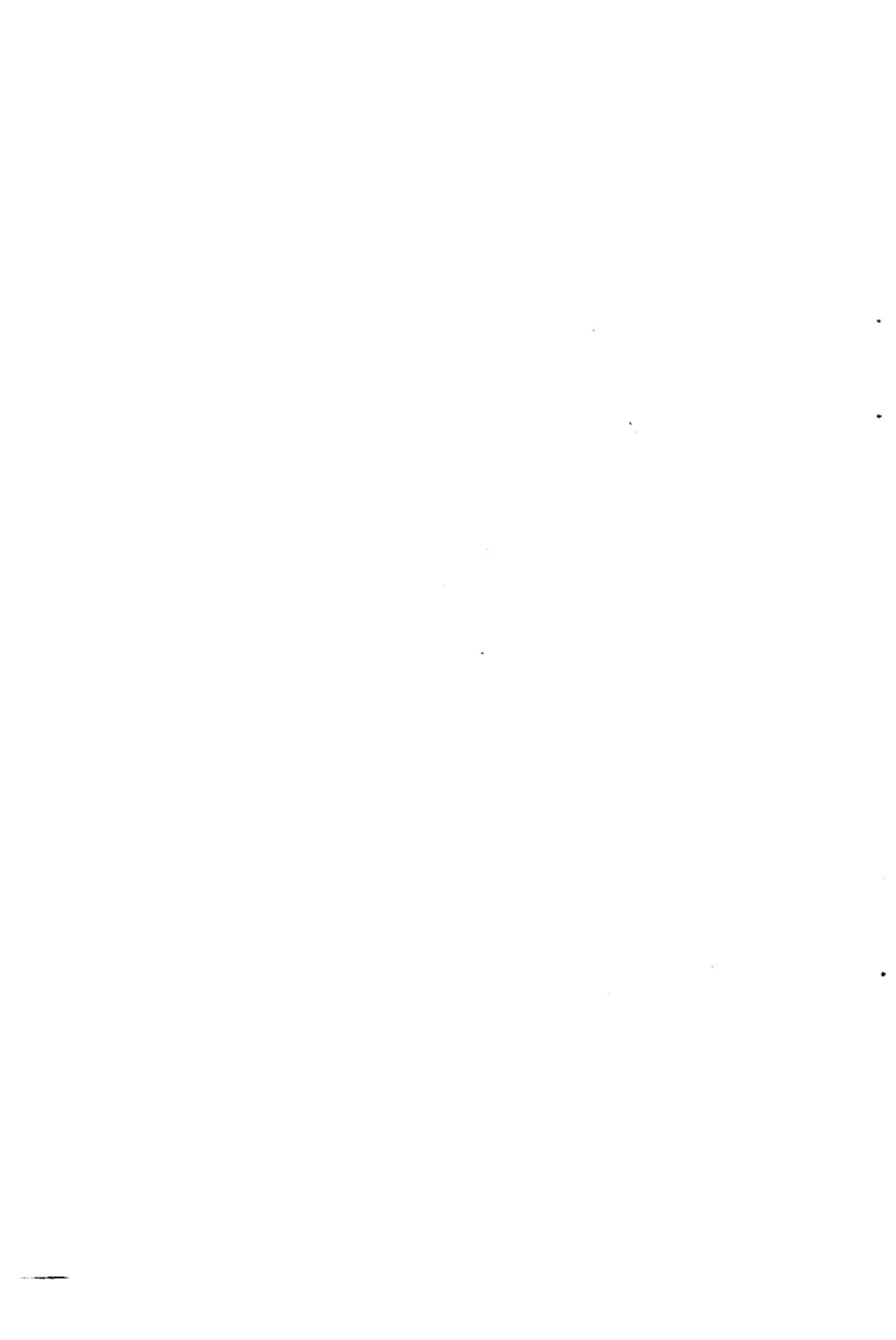
伊夫·杰弗里的蜜月  
戴维·内文………( 97 )

---

伪钞印刷板  
爱德华·凯斯………( 177 )

# 海滩上的凶杀案

诺埃尔·贝克



---

## 第一章

这些往昔与今朝相交织的地方中，曼谷算得上一个。这是座有近五百万人口的繁忙都市。在曼谷，被东方的魔力弄得晕头转向，目不暇接的游客处于现代化的旋涡中。不过，他只要稍回头，就又回到了一个流逝的世界之中。

往昔带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每个街角表现和复苏。身披桔黄色袈裟、剃着光头的和尚队伍象条安宁、傻里傻气的鳄鱼，震动着人的心灵。每天清晨，在白日的炎热象沉重的盖子倾压下来之前，公共汽车摇晃着，载着渴望到处看看的游客们，人们很快就会忘了这些公共汽车。船橹荡起的波浪，一艘小拖轮顺壮丽的湄南河而上，转入运河，向着水上市场开去。它们用很平常的方式提醒你身处在水城。市内有众多的贡奉财神的寺庙，银行的摩天楼、旅馆，办公楼……，但

令你难以忘却的却是贡奉一位更为悠久的神，菩萨的古庙那精湛的尖顶。

这就是一个有四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的心脏——曼谷。在这个国度里，古风依然比现实占上风；在离这个令人窒息的首都一小时汽车路程的地方，蔚蓝色的海水轻轻拍击着海滩，沿岸的棕榈树在温柔轻风的细语声中摇曳；宁静的运河穿越阶梯形的平展展、绿油油和一望无边的稻田，大象总是拉着沉重的柚木。尽管各种抢掠成性的敌人垂涎，但是，这个国家是东南亚唯一从未被征服，从未屈膝投降，而成功地保卫了自己独立的国家。

当然，所有的城市都不是一种风貌。象在其它地方一样，在曼谷，贪得无厌的坏蛋会一下子骗了天真的人；肮脏的刻刀提供低劣的纪念品；灯光辉煌的橱窗里，金饰和宝石的闪光诱惑着纯朴的人。对不少游客来说，这座城市的全部魅力在于处处可见的酒吧；一丝不挂的姑娘们依次登台的表演；用遮遮盖盖的言词向你许诺在本国体会不到那种滋味的按摩院，当然，还有很方便能得到的毒品。1975年，曼谷成了嬉皮士们出游必停的一站，主要是因为曼谷不仅提供五星旅馆，还有大批破旧价廉的小旅舍，在那儿，同带着少量旅费和食品的时常单独来亚洲游览的年轻游客们，很容易就建立起友情。

阿兰·戈蒂埃不是一个嬉皮士。他是宝石经纪人，爱出风头。1975年，当他首次来这儿时，曼谷激起他如此的好奇，以至他决定呆在那儿了。他让自己的加拿大女友苏珊娜·蓬谢赶来，同年9月6日，他们在一套带家俱的公寓里安顿了下来。

戈蒂埃31岁，生于西贡。“不过，我是法国人，”他对

朋友们说，“14岁那年，我的父母回巴黎定居。”

他那头深色、发亮的头发，一双黑眼睛，深色的皮肤，突出的颧颊，一口洁白的牙齿，使他很容易交朋结友，特别是与妇女们。在海滩上，妇女们可以欣赏他那肌肉发达、健美的身材。尽管他身高只有1.70米，但他风度非凡，在他的身上只有一个不完美之处：在练习功夫时，折断了几根手指。不过，奇怪的是，这种生理缺陷更增添了他的魅力。

首次见到他的人，不仅会被他的外表，还会被他奢华的生活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那无瑕可击的服装是在巴黎定制的，衬衣袋上带有他姓名起首字母交织的图案，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项链，手上戴着一块大号方型奥米加金表，连表带都是金的，他的打火机和钢笔都是杜邦牌的，戴的太阳镜是布隆齐尼牌，而且还驾着一辆天蓝色的丰田车，开得又快又好。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与这个聪明伶俐的人那热情的性格相吻合。他能说六种语言，挥金如土，饮食略为挑剔。总之，他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法国式的魅力和使人联想起藏而不露的迷人的伤感的结合体。人们会被他慷慨的性格，随和的生活方式所吸引。1975年，来远东旅行的游客越来越多。对地球的这个地区，他了如指掌。游客们准备去参观的地方或是从那儿返回的地方，他都熟悉，因为，苏珊娜和他随时都可以乘飞机从一个东方国家的首都飞往另一个东方国家的首都。

阿兰和苏珊娜是否真的结了婚，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他把苏珊娜介绍成自己的妻子，但并不是人人都信。在东方，在东方，一切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现实世界有待我

们去探索……在你的旅途中邂逅一位出于热心，自告奋勇充当向导，能讲你说的语言，殷勤地再三要为你效劳，几乎使得你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你怎能不感恩不尽呢？在一起喝了一杯酒后，阿兰时常邀请他的新朋友上曼谷市使馆区中心卡尼大楼的他家里去坐坐。

在卡尼大楼邻近的几条街上，有六、七个使馆。尽管这座六层大楼有点儿灰泥剥落，需要粉刷一下，但这它仍然得到了人数不多的外国使团人员的垂青。由于在一个种着热带植物，稠密树叶掩映的大游泳池四周建起了三座翼楼，这座楼房在某种程度上不受外界干扰。在大楼的内院，摆着一些长椅和垫子，房客们可以在此晒太阳浴。

爱炫耀的阿兰在楼内租下的不是一套，也不是两套，而是三套公寓，有一套是专门给他众多的客人使用的。

原先当护士的苏珊娜，确切地说，并不漂亮，她尽管已年过30，仍不乏某种妩媚。她略瘦，长着两条长腿，半裸着的身段使她显得更瘦。她戴着金架的大太阳镜，使人难以看清精心修整的眉毛下她那双蓝眼睛。她爱阿兰胜过爱那条毛茸茸，取名叫弗兰克的白色萨莫埃特小狗。这条狗是阿兰在曼谷的星期日集市上为她买的，他们的那个什么都干的拉贾希·科斯拉每天早晨牵着小狗去散步。阿兰和苏珊娜叫这个总带着微笑做事的印度小伙子拉贾。拉贾东奔西走，时当司机，时任秘书，陪着阿兰和苏珊娜作商业旅行。他被他俩的朋友们看作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这是个很幸福的“家庭”。卡尼大楼里所有的人都认识“戈蒂埃一家”。当宝石交易略有疲软时，阿兰和苏珊娜常与大楼里的邻居们一起，在游泳池边消磨一天的剩余时光。

“还有比我命运更不济的呢！”有一天阿兰笑着说。

他转身对着苏珊娜和他特别欣赏的女邻居，一位名叫娜迪恩·吉尔的20岁左右的迷人法国女郎。这个女人的丈夫雷米在享有盛名的东方大旅馆任厨师长。

当她的丈夫上班干活时，娜迪恩为了驱散孤独感自会去游泳池。在那儿，她和苏珊娜，阿兰一起津津乐道地用法语聊天。她的丈夫经常因工作忙，只得迟归时，苏珊娜就打电话到吉尔夫人住的307A室，请她来喝一杯。

大家都对阿兰有好感，多数人是因为他慷慨大方。后来卡尼大楼的一个清洁女工感激地回忆说：“他给小费很大方。大家都争着去他家清扫。”

大楼的一位管理员提起戈蒂埃一家举行的晚会，接待的始终是新来的朋友时。说：“阿兰常请我参加那美好的招待会。他太大方了！他对年轻的游客总是敞开大门。”象所有认识阿兰·戈蒂埃的人一样，这位管理员补充说：“这是个喜欢交际的人。”

---

## 第二章

们肯定从未相遇过，但这五个人——三位姑娘，两  
**他**个小伙子有着共同的特点：既幸福又贫穷。他们不  
会死于饥饿或贫困，但他们过一天算一天，睡在破破烂烂的  
旅店里，在拥挤的下等小饭馆里匆匆地吃饭，同时，互相交  
流经历！在一个既新鲜又刺激的世界里探险的故事。

玛丽·简·迈克拉克兰是个18岁的漂亮的美国女大学生，原籍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洛市，象所有其他年轻人一样，她无忧无虑。1975年10月13日，她在曼谷下飞机，随身只带着一个旅行袋和一个用背带背着的大手提袋。她来曼谷前，遇到的一位朋友给了她一家便宜的旅馆的地址。

在生意兴隆的日子里，马来西亚旅馆曾成了成千上万应召来东南亚服役的美国士兵的家，他们来这儿度短暂的假期。这是幢白色的大楼，看上去更象一幢住宅楼，而不象旅

馆。现在，护壁板的油漆在剥落，把旅馆和排满店铺和露天货摊的大街小巷分开的花园再无人整理。不过，这家旅馆的房间干净，有空调，每晚只收几个美元。更有诱惑力的是，马来西亚旅馆为有一个从街上望不到的游泳池和一个通风良好、摆满桌椅的大厅而自豪。所有随嬉皮士旅行线路而来的人早晚要在这个厅内相遇。

玛丽·简原决定在此只呆几天。她去过尼泊尔，隐隐约约感到对研究佛教有兴趣。她甚至向好几个在旅馆结识的人说起过，她打算去当尼姑。

她很快成了一小批快乐的游客的中心。在宽敞的厅内，他们交换着趣闻，讲述各自的奇遇。由于玛丽·简性格活泼，又是个身高1.65米的迷人的金发女郎，她不会不引起常客们，特别是男性常客的注意。

不过，没多久，闲谈就被一个常来马来西亚旅馆的男子拉贾希·科斯拉左右。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来“换换环境”的。当他遇见玛丽·简时，拉贾说：

“你单独旅行是否太年轻了点儿？”

年轻的美国女郎笑了起来：

“我对佛教感兴趣。我想对佛教有更多的了解，我不怕。我怕什么呢？佛教是一种基于和平的宗教。”

她给拉贾看了一本讲解佛教的小册子。在衬页上，他看到一个名字：玛丽·简。

“这是一个漂亮的名字，”他说，“可你去的地方得多加小心，玛丽·简，特别是在象曼谷这样的城市里。”

“到目前为止，我不是还活着吗，”她摇晃着浓密的金发，打趣地说。

拉贾陪着她转了一圈，对姑娘稍稍谈起了自己：

“我生在德里。我父亲是当地一位十分富有的商人。”他解释说，“可我在那儿呆腻了，就来这儿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

与一位18岁的单身姑娘建立起友好关系，拉贾的年龄很理想——21岁。他身材颀长，茶褐色的皮肤，一头短而卷曲的头发，细细的小胡子就象是用画笔画的。

“我现在为一个声誉良好的宝石经纪人干事。”他补充说，“他叫阿兰·戈蒂埃。你会喜欢他的。今晚他举行招待会，我愿请谁去都行。你是否喜欢去参加？”

可能他看出了玛丽的迟疑态度，他笑着又加了一句：

“别担心。这是个体面的晚会，阿兰的女友也要出席。阿兰的车就在外边等着我。”

说服玛丽·简并不费劲。她随着自己的新朋友走到停车场。拉贾边开阿兰那漂亮的蓝色丰田车的车门，边解释说，每次他需要用车，就借这辆车。

“我就象是这个家庭的人一样，”他又说道，开着车驶入大道。

一堵高墙围着六层的卡尼大楼区，使它避开了行人的好奇心。拉贾从正门入内，过了游泳池，把丰田车停在位于大楼角的车库里。接着，他们走进左楼，乘电梯直上六楼。拉贾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504室，玛丽·简被引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宽敞的起居室的四壁涂成水绿色，在小酒吧的上方，一盏吊灯洒下柔和的光亮。五六个来客懒洋洋地躺在沙发或舒适的扶手椅里。几个喇叭播放着一曲相当喧闹的立体声音

乐。在一个角落里，图象在一台电视机的屏幕上显现，但声音已被关掉。电视机旁，立着一个大保险柜，戈蒂埃可能把他做交易用的珍贵首饰放在里边。

公寓的主人穿着精心裁剪的西服和一件带有姓名起首字母图案的衬衣，走上前来迎接玛丽·简：

“拉贾把你请来，我真是太高兴了，”他说着把她带到小酒吧，为她倒了一杯酒。

苏珊娜走到他们身边，作了自我介绍，解释说，旁边的那套住房也是他们的。

“那是给愿留下的朋友们用的。”她说。

一扇门通向一个宽大、舒适的阳台。阳台上放着几张桌子和几把长椅。当玛丽·简俯身在一栏杆上时，她看到下面的游泳池那诱人的反射光亮，池水似乎在变换着色彩，由绿变蓝。

其他客人很快发现戈蒂埃被玛丽·简迷上了。可能是因为她不怕难为情，在喝了几杯后，就毫无顾忌地对围着戈蒂埃的客人们细述了在她嬉皮士生活期间所遇到的性经历。戈蒂埃料到玛丽·简会对苏珊娜有所顾忌，就马上安慰她。

“她非常理解别人，”他微笑着说，“完全象你一样。”

当阿兰拖着她跳贴面舞时，玛丽无意中发现苏珊娜在向她微笑，看上去并没有生气。甚至当他们俩回到大沙发上，过后，灯光熄灭，两人又紧紧拥抱时，苏珊娜看来对此也无不快之意。

戈蒂埃转身对着一位来客，指着玛丽·简说：

“这是一个有趣的姑娘！她真叫我喜欢。我要带她去帕塔亚。”